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2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中共

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

西北特區特寫

延安訪問記

延安歸來

延安內幕



人民教育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2

政治
中共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

西北特區特寫

延安訪問記

延安歸來

延安內幕



外國記者眼中的
延安及解放區

目次

編者贅言

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深得人民擁護愛戴

我所看到的陝甘寧邊區

延安印象記

我從陝北歸來

遠東民主的種子

一九四五年的延安

論延安第二屆參議會

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強大的

從北平到延安

延安羣像

中國的游擊根據地

中國解放區軍民合作目擊記

晉察冀印象記

我怎樣來到晉察冀邊區

齊文

魯登(一)

愛潑斯坦(五)

白修德(一一)

武道(十六)

斯坦因(二一)

派西福拉斯(二五)

民族雜誌(三〇)

紐約時報(三三)

武樂文(三六)

紐約時報(四四)

紐約時報(四八)

泰晤士報(五〇)

林邁可(五五)

班維廉(五九)

山東印象記

羅生特(六九)

敵後見聞

泰晤士報(六八)

我從中國解放區回來

威斯曼(七二)

中國共產黨訓練了大量民兵

紐約時報(七六)

中國的地下城市

福爾曼(八〇)

國際和平醫院

穆勒(八六)

把真理告訴全世界

愛潑斯坦(九一)

「我感覺很榮幸同你們成爲盟友」

福爾曼(九三)

附錄一

福爾曼的邊區報告

史末特來(四九)

附錄二

盟邦記者來晉綏邊區參觀

抗戰日報(九七)

盟邦友人在汾陽前線

郁文(一〇〇)

歡迎盟邦空軍戰友

抗戰日報(一一九)

編者贅言

[1]

八年來的抗日戰爭，中共和他所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在敵後抗擊了百分之五十五的敵軍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偽軍，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擁有一百萬以上的正規軍和二百二十萬以上的民兵，解放區的人口已增到一萬萬以上。在自由的土地上，建立了以人民爲主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進步設施。在八年抗戰的艱苦路程中表現了英勇的戰鬥業績，同時也給自由幸福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奠下了堅固的基石。

但解放區在抗戰中是一直在被封鎖的狀態中成長起來的，既得不到外界的援助，而人民創造的驚天動地的偉績，也沒法向外界報導。

解放區於是在人們心目中成了一個謎。千千萬萬人嚮往着解放區，千千萬萬人想知道解放區的真實情況。

累次請求要到延安去的中外記者們，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總算得到當局的允許，這就出現了中外記者西北訪問團，他們從重慶出發，過西安，去延安。他們先後在延安住了兩三個月至五六個月不等，一部分外國記者並且還到了晉綏解放區。

從此。解放區於是開了一個窗戶，它的呼吸和外界交流起來，雖然也還是很有限的，而且，不久，又被關了起來。——有些人想再到延安去，又不太容易了。

然而，一些中外記者們是到過解放區的，於是解放區的實況也開始被介紹起來。

這兒所收集的便是外國記者的報導，有些是學者和專家的印象，也有些是被解放區營救的盟國航空員的感想……把各個人的見地和現實集合起來，不過是給關心解放區人們的一個輪廓的印象。此外，並無什麼宏圖大志，如是而已。

齊 文

中國共產黨及其

軍隊深得人民擁護愛戴

魯登

——在華府記者招待會上報告中共真象——

美國外交官現任魏德邁將軍總部政治顧問魯登 (Raymond P. Ludden) 本日在此間記者招待會上，報告中國共產黨區域最近情況，魯登新從中共區域作一千五百哩的參觀旅行後返回美國。魯登說：雖然共產黨部隊缺乏武器，他們仍在有效地進行對日游擊戰爭，並曾引導許多被迫降落的美國飛行員（包括超級空中堡壘的機員）從東三省敵後逃到安全區域。

魯登從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祕書，後來被派國務院與另一位代表隨同美國陸軍觀察組到共產黨區域實地視察後作報告。魯登在去年（一九四四）七月間離開重慶到延安，在延安耽擱到十月間，一行人員纔渡過黃河穿越同蒲路進入晉察冀邊區。魯登指出：他們一行渡過黃河以後，就進入了在名義上是日軍佔領區的地域，而日軍每年例有一度的「掃蕩」戰則正在進行着。

然而，魯登說：當日軍部隊正在向西推進時，他們那個美國團體却正在一隊共產黨部隊（數目為五百至七百人不一）導引之下向東方進發。這些共產黨部隊的制服同國民黨軍隊大體相同，不過他們在西面戰區的制服採用藍色，東面的採用黃色而已。

魯登談到運輸工具的缺乏，他說：觀察組員大部要靠步行或騎驢子，道路的崎嶇使他們常

常趕不上給他們指路的當地老百姓。他說：鐵路運輸固不待言，共產黨也沒有飛機；在延安只有幾輛一九三九年式的舊卡車。

記者問到共產黨部隊的實力時，魯登說：他們據說有六十萬人（編者按：除自衛軍數千萬，民兵二百卅萬外，正規軍現已增至百萬以上），就他觀察所得印象，這數目是正確的。但魯登指出他們一行的任務，一部分是搜集對敵作戰的軍事牒報，因為美國從一九三八年以來便沒有官方的觀察員到過那個區域。他說：舉凡有關作戰命令、機場等軍事情報與氣象情報，都在他們搜求之列。魯登說：共產黨方面歡迎觀察組此次訪問，因為他們同外界被隔絕開來已有好久了，很希望外界的人士能够去看看這個地區的眞面目。魯登說：美國觀察組現在還駐在延安。

魯登談他們此行會深入日本佔領區達四百英里的地帶，而且在這些地區一切主要交通線及其中間密佈的碉堡，都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着。他說：這些碉堡從一九三七年就陸續建造起來，而共產黨就在這些碉堡的中間活躍。

登魯談起日軍的「掃蕩」戰在過去每年春秋兩季都要來上一回，現在呢，却多半在每年秋收之後照例來一次。魯登說：據共產黨人自己說，自從美國在太平洋的勝利攻勢尤其登陸菲律賓以來，日本的「掃蕩」戰便逐漸減少了。

當記者問到魯登，這個區域中的日軍是否打十八集團軍（以前稱做八路軍，現在老百姓還普遍叫這個名稱）時，魯登回答說：日本這些碉堡是專門造來打共產黨的八路軍的，因為在這區域沒有旁的軍隊。記者問他是否在這區域裏看到國共軍隊的衝突？他說：這種事過去雖曾聽到，但近來他却完全不曉得有這類事。記者問到他，是否以為他在這次共產黨區域所獲得的情報，國民黨也能同樣得到？魯登回答是，他不以為然。一個記者問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的意味上究竟「共產」到什麼程度？魯登說：考察這問題並不是他們一行的任務。但他說：共產黨在他們所活

動的那個區域內，是確實得到人民大眾的擁護的，而且這個結論是凡到過那個區域出來的人士都衆口一致的。他指出共產黨在中國有幾個行政機構分開來的根據地，但八路軍在所有這些區域轉戰，到處都受到當地人民極高的敬愛。

記者問到共產黨區域的新聞檢查狀況，他說：新聞記者在延安發出他們的消息，然後由中央當局檢查之後纔拍出中國以外。他指出：邊區各種民政機構和一般中國民政機構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認為他們是進行着自由的選舉，他說他雖然沒有看到選舉，但很多旁人都向他證明那裏的人民選舉他們的參議會代表時確是自由的。

記者問及晉察冀邊區參議會的情形，魯登說：這個會自從一九四三年秋天以來還不曾開過會，他記得那時候一個特別為參議會製造能容二百五十到三百人開會八天到十天的會堂，曾被日本人炸燬。他說共產黨以為在目前由於敵人的威脅太大，把這許多代表們聚集在一塊是不大實際的。

記者又問到共產黨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他回答道：就他所接談過的人們而論，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全國團結的中國，他們都似乎誠摯相信要使中國強大，惟一辦法是永遠保持中國的團結。記者又問他共產黨是否民主？他說：這雖然是個名詞的問題，共產黨的言論是沿着民主的道路走的，他們似乎也在致力於實現民主方式。但他說：他們要想在戰時完全得到民主的實施恐怕不容易。有人問到他那些人是共產黨中的傑出領袖？魯登說：他們大多數是黨內曾參加「長征」的老黨員們。

有人問到邊區的生活情況，魯登說，就一九四四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在邊區的情形而論，他以為那邊的生活狀況也許比不上重慶舒服，但卻決不比他在中國內部諸地可走過的任何地方還要壞，他說除了他們一行必須通過的日軍封鎖線一帶而外，其他各處糧食都很好。

有人又問到關於日本的掃蕩戰時，魯登說：這倒教會了共產黨區裏的農民把一切東西埋藏在地下，並學會了埋藏地雷。魯登說：地雷戰術對日軍的打擊會使得日軍不敢在那個區域內從門進入任何一戶人家，爲的怕埋有地雷，而不得不另外在牆上鑿進去。

記者問到共產黨實際同日本作戰的情形？魯登回答說：中共軍隊雖在裝備上還不能同日本大規模作戰，但他們困擾着日軍，對日軍積極進行游擊戰爭。他們的供應大部分是從敵軍手裏奪過來的。於是有記者問他別的國家倘若供給這些部隊以供應品，是否相宜？魯登說：這純粹是軍事方面的問題，他並無資格論列。但他說：就他私人意見，這種供應品共產黨一定會好好的使用，因爲他們的確能够好好地使用的。（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電）

我所看到的陝甘寧邊區

愛潑斯坦

編者按：愛潑斯坦是美國名記者，抗戰以來就在我國前線和後方從事採訪，他對中國問題很有研究，去年五月間，曾參加中外記者團去延安和晉西北解放區考察。

生產和作戰人民熱情極高

邊區最驚人的事情，就是他們在生產和作戰方面的廣泛動員。邊區建立這種廣泛的動員，用的方法差不多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法令減少到最低限度，以村爲民主選舉的基本單位，減輕農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於農民對多做工作能多剩餘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勵了生產，由於提高了生產的願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組織發展起來了，由於農民對保全並增加全未有過的幸福有了決心，便生長了一種極明顯的自覺的抗日的愛國主義。

中共並不排斥私有財產，即使是地主的財產也一樣。他們免去一切企業的稅，來鼓勵私人工業（地主和自耕農是繳付田賦的），雖然他們理論上反對地主制度，但他們並不因爲那是像竊制度而加以消滅。他們認爲民族解放第一，用武力和法令來企圖毀滅任何一個階級，是只會使它投

向敵人的懷抱去的。雖然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但他們認為目前中國為供應前線而生產，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任何形式，國家的，合作社的，或者私人的，都要加以保護與幫助。這種政策，在戰後他們還要繼續下去，因為他們說，只是有了豐富的生產之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實現，中國目前沒有這種條件，並且許多年以內也不會有。

邊區的耕地比中國西北任何地方要發達，人民的衣食都比別處好，有一些工業在發展中，那些地方過去是沒有工業的。五年前，封鎖切斷了棉布的輸入，當地又沒有生產。從那時候起，農民受到棉田豁免田賦和保險收穫的鼓勵，開始耕種全區需要量百分之六十的棉花——以供給每個居民和兵士每年兩套夏衣和一套棉衣計算。棉紗主要是靠婦女合作社來紡，靠新興的織布廠來織成布。從南部輸入的蔗糖斷絕了，他們憑着實驗用糖蘿蔔來造糖，到明年足供每一個人的需要，過了明年，還可以有多餘來輸出。他們把黃河那邊帶過來的繳獲的日本裝備，加上知識和更多的熱情，建立了鼓風爐和機械工廠。人們談論着同封鎖作鬥爭，以同樣的熱情，談論着對日作戰以及將來反攻。在所有中國人中，他們是唯一對戰爭不感到疲乏的，在延安。人們一星期中辛苦地工作六天，工業工人每天十小時，公務人員和學生每天十一小時。星期六的晚上，大家去看戲或者跳舞（秧歌舞與交際舞都很普遍）。

村選作基礎民主權力擴張

村選是直到邊區參議會為止的整個制度的基礎，由邊區參議會選舉政府。這真正代表了中國的一種革命。在其他區域，地主不只是鄉村裏經濟的而且也是政治的操縱者，獨佔着最高權力，以及軍事的統治，憑他私人的武裝人員的勢力，或者他的本領，他能指揮警察甚至軍隊去保障他的勒索，因為那兒沒有代表人民的政府，不能希望當地法庭對一個可憐的目不識丁的佃農，給予

很少人能得到的開庭權和公平的裁判，因此，地主的權力是無限制的。在邊區，地主是村子裏的一個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樣，只有一票選舉權，因為大多數的選民是貧農或佃農，村議會和主席常從這些人中選出（雖然有時候人望較好的地主仍會當選），村裏沒有警察，由自衛隊來執行職務，自衛隊是村民自己的武裝團體，有一個公選的隊長，受制於民選的村政府。邊區的地租，已經減了百分之廿五。最高的合法地租，是收穫量的百分之卅七。在其他區域的政綱和法典中，也有同樣的最高租額，但因為地主在這方面擁有一切權力，所以沒有一處實行的，在邊區，由於權力在多數人的手裏，實行得很嚴格。農民由一種標準的租契而更得到保障，這種租契由農民和地主簽訂，經過農會的證明。另一方面，地主收取合法地租的權利，也得到邊區政府和解放區政府的法律和法庭的保障。（延安是陝甘寧邊區的中心，該區有一百五十萬人民，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九千萬人民（編者按：現在已增加到一萬萬以上。）的最大多數。居住在中國北部、中部，以及南部的敵後十五個解放區中。）這裏必須說明的，共產黨不是政府，一般說來，整個機構中三分之二的代表，不是共產黨員，當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黨的任務是吸收一切活動份子到黨裏去，經過農會等羣衆團體，以宣傳、示範與教育，建立系統的工作。

軍隊勤生產農民負擔減輕

農民的田賦的重荷是減輕了，因為駐軍，政府機關的人員，大學生，以及其他團體，都有荒地開墾，至少生產他們自己一部分的食糧，減少了對穀物徵收的依賴性。我們去訪問三五九旅，該旅已經開墾了二萬五千畝田，得到兩倍於他們所需要的食糧和棉花，剩餘的東西，賣給政府或市場，將所得按照他們每人所化的工作日，平均分配。某路軍部隊中從連起，都選出經濟委員會，管理軍糧和公家正當支出等等。在這種委員會中，官兵處於同等地位，委員會必須計算各個士

兵的需要，要做到這一單位的生產物，每個人有平等的分配。有些某路軍士兵。把他們的生產利潤寄回家去，有的投資合作社，也有交給委員會管理的，它的資本將用作購買土地或機器，好使士兵們在戰後復員以後經營。但軍隊的主要事情，不是生產而是戰鬥，駐軍是唯一能够這樣做的，他們繼續不斷地受訓練，只有在農季裏工作。某路軍在可能時就輪換，我們見到的這一旅，是在敵後作戰過三年而回來的，他們在敵後幾乎深入到海邊，繳獲敵人的武器足夠裝備它的作戰部隊百分之六十。

變工隊合作——中國農業遠景

陝甘寧邊區是中國一個少有的區域，那兒有比人民更多的土地，土地是豐饒的，但每三年或四年，就難免洪水和旱災，而在舊的社會制度下，個人耕耘太危險了，由於地租和田賦的困擾而毫無貯藏。一代一代都如此。只有死於飢餓，或者於第一次收穫失敗時就實行移居。某路軍明白要在這種鄉村裏生存，必須在好的年成大大增加生產，使農民得有機會積聚餘糧，來渡過荒蕪的時期。一般人民被鼓勵着組織「變工隊」——一種農業合作形式，包括十個或十五個人和他們的牲畜——合理耕種，節約勞力，這對荒地的開墾是有利的。有十一個農民的一個變工隊告訴我，從前，他們每人都要趕一部牛車到田裏去施肥和播種，但現在只三個人就可趕所有的牛車，其他的人便能做別的工作了。過去在田裏弄飯吃，差不多每個人要化兩個鐘頭去生火，準備吃的東西，現在一個人做這一隊人吃的飯，每天等於節省了兩個人工。這些例子極多極多，結果邊區內過去沒有利用的幾乎有一百萬畝土地，由於十五萬變工隊員而都有了收穫。現在邊區的口號是「耕二餘一」，大部分都做到了。農民們的倉庫裏平均都有一年一上的餘糧，而政府和軍隊自己的糧食，餘留得更多。這不足為奇，因為一般人民工作得很辛勤，從前，手腳足而毫無所得，現在，

陝北的農民幾百年來第一次憑自己的努力，能以恬靜的心情來面向災荒的年份。

「變工」制度的合作勞動，不但用於私有財產基礎上，也用於私有制度以外的合作財產新的形式。變工隊開的荒地，不屬於私人的，而是屬於整個組織的，每年的收穫，在大會上依照記錄着的每個人所耗的勞力來分配。這種結合並永久保持變工隊的公田所有權形式，是未來中國農業的一個遠景。

地主的資本轉移到工業去

共產黨農業改革方面最有趣的結果，是地主資本轉移到工業去。因為佃農富有了，同時又可向邊區銀行借得低利的信用貸款，他們常常被允許去購買土地來自己耕種。地主呢，地租收入比較以前少了，但被工業投資所吸引，因如上所述，工業是免稅的。過去幾年諄諄教誨的新的看法，也已經起了作用。在邊區，作爲一個士兵，工人，教員，辦合作社的，或者工業家，都叫起來很響亮的，但當他被認爲是一個地主——脫離生產不貢獻任何東西的——的時候，是不覺得太舒服的。特別是年輕的地主，開始覺悟到繼續這樣下去，是不愛國的。有一個把他的土地賣了去投資於紡線廠的人對我說：「土地不論是否爲我所有，總可以生產的，現在我可以用這筆錢來增加國家所需要的生產總量。」他也有了很好的利潤。政府和軍隊擁有兵工廠和幾家軍服廠，不論公營，私營或軍隊經營的工廠工人，都組織在工會裏，並且有最低工資的法律保護，工會代表們商定了生產進程表之後，工會負責完成並遵守勞動紀律。最有趣味的是工資不用錢計算，而用大眾出產的小米來計算，假如付錢，則照當天小米的市價折合結算（那兒有小米自由交易的市場，價錢不是固定的），所以通貨膨脹和通貨波動也不會影響實際工資。邊區的工人們是一羣有趣的人物，他們中間我會到週遊過世界的一些人，環行世界的輪上的老水手，其他區域兵工廠的機械師